



泉州，初见于冬日

■柯海

阳光明媚，冬日生辉，正如我与你初见那日。

那日，灿烂的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，斑驳地洒向你，披着金辉的你带着几分温柔，几分静谧。透过你的眼眸，我看到了那幅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古老画卷，感受到你的厚重与浓郁。那一日，我便将你的名字——泉州，深深印在了脑海。

初见你，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。我在朋友的引领下，漫步在你古城的街头巷尾，感受着你午后特有的宁静与祥和。你的街道并不宽敞，两旁的建筑古色古香，诉说着千年的沧桑。阳光透过树梢，洒在青石板路上，斑驳的光影中，我仿佛能看到历史的影子在缓缓流动。老街上，充满生活气息的店铺和小摊比比皆是，有售卖特色小吃的，有售卖手工艺品的，还有售卖花卉的……他们无不诉说着你的过往与今朝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能够回忆起第一次品尝“面线糊”时

的情景，爽滑的汤底，配上细面，为冬日带来了无尽的温暖。

随着午后阳光的移动，我与友人继续寻着你的足迹在城中漫游。一座古老的院落吸引了我的视线，我想，这院落一定得到了你的偏爱，才能在冬日里依然生机勃发，古老的榕树枝干粗壮，绿叶繁茂。树下，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，悠闲地品茶聊天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安详，仿佛时间都在这里静止了。我不由得呆立许久，聆听着他们的谈话，感受着你的静谧与深远。

远有青山如黛，近有流水潺潺。站在一座古老的桥上，俯瞰着桥下河水清澈见底，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红花和古老的建筑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水面泛起层层涟漪，仿佛在为你的美丽而欢呼。你的美，是灵动的，是充满活力的：你将古老的建筑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——古老的街巷中，不时传来现代音乐的节奏；古老的庙宇旁，现代化的商业街区热闹非凡。这种古今结

合的韵味，让你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为了更加了解你，我们便寻着悠扬而深沉的钟声来到了开元寺，那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刹。庙宇的红墙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明，仿佛是时间在这里留下的印记。寺内的大雄宝殿气势恢宏，殿前的紫云双塔，巍峨耸立，气势磅礴。塔身雕刻精美，每一块砖石都仿佛诉说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。这些古老的建筑，见证了你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辉煌历史，也承载了无数人的信仰与希望。听着悠悠钟声，仰望着这座千年的建筑，对你的感情又多了一份敬畏与感慨。

如今，当我再次站在你的面前时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敬仰。感激你给予我的美好回忆与深刻体验；敬仰你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浓郁色彩。

冬日午后，遇见你，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，绘出我心中的诗和远方……



■李少许

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除了上班就是面对着日子发呆，岁月如白驹过隙。已到中年，不许自己再浪费光阴了，偶然的一次机会，结识了歌友艺玲，让我对未来迷茫的日子，开始有了梦想般的憧憬。

中年人的悲催就是生活压力和孩子，当人把欲望减到最低，再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后，那么好运和充实的生活就频频向你招手，我在歌友艺玲的引荐下，加入了歌友会，开始了歌声飞扬的浪漫之旅。

大成庵就是我们歌友唱歌的好去处。它位于安溪湖头的横山村。大成庵是横山村的一座寺庙，里面安放着观世音菩萨的神像，也安放了劳苦大众热爱生活的平安凡心。歌友们筹资买的点唱机，每晚都在大成庵旁闪亮登场，开怀欢唱，好不热闹，

让人摆脱了一天的疲惫，直抒胸臆，唱响生活的美好乐章。

今晚又是一个开怀欢唱的好日子，我们早早地吃过晚饭，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裳，相约来到横山大成庵。歌友东水老早就准备好了点唱机，大伙寒暄几句，就开始了今晚的唱歌之旅，边唱歌还边泡起了铁观音，大家品尝着醇香的铁观音，陶醉在这美丽的歌声中，以歌表意，传达着对祖国的热爱，也讴歌人世间的美丽爱情。点唱机里有各种各样的歌曲，都逃脱不了歌友们歌喉的完美演绎。

大家在融洽、和谐的氛围里歌唱着，友谊在歌声里升腾，就像歌词里写的那么美好。歌友唱的不仅是歌，还有自己的心声，我们的友谊和我们的家乡故土。每一首都被认真深情地演唱着，不知不觉我也唱了好几首了，后来艺玲提议到大成庵附近走走再来唱，我们沿着大成庵的

沥青路散步，十分惬意。

我们散步了几圈，又回到了点唱机前。艺玲点了一首《红枣树》，我点了一首《三百六十五里路》。虽然每次听她唱《红枣树》时，有种孤独感油然而生，不过当我唱了《三百六十五里路》后，我的心里就又唤起了坚定的信念，要不忘初心，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

音乐给了我追求的力量，也让我在向上的道路上奋勇前进。或许过去给了我太多的落寞与惆怅。曾经的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，对未来感到迷茫，但音乐给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人生路漫漫，也弹指一挥间，愿我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能越走越远，用自己的歌声唱出一个明亮、光鲜亮丽的未来。

大成庵歌声飞扬的晚上，我们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夜晚，未来就像大成庵一样，一定会金碧辉煌。

豆腐人家

■王少波

有则笑话讲古代一个吝啬鬼请客时菜都只上豆腐，骗人说他笃嗜豆腐，豆腐就是他的命。后来朋友回请，念及他的喜好，每道菜都添了豆腐，不料吝啬鬼却专拣肉吃，朋友问：“豆腐不是你的命吗？”吝啬鬼答：“见了肉，我连命都不要了。”

人各有异，现实生活中视豆腐若命的人大概也是有的，我未曾碰上罢了。赖豆腐活命的倒常见，菜市场豆腐摊不少，卖主大多女性，终日端坐摊边静候主顾，每每遇到，我总是想起鲁迅《故乡》的豆腐西施：“我孩子时候，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，人都叫伊‘豆腐西施’。但是擦着白粉，颧骨没有这么高，嘴唇也没有这么薄，而且终日坐着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。”

豆腐适宜多种烹饪手法，富含蛋白质且价廉，受众很广，钟鼎人家布衣黔首皆有食之，故不乏售者。我所在的县城早年间卖豆腐的男性居多，家锋的父亲黄老伯先前就经营豆腐，以一己之力奔走全家衣食。家锋彼时住在桃源路南侧一条窄巷内，巷道其实是条排水沟，进出巷子需沿沟畔行走，巷子尽头东边辟出一块空地建了几间青瓦木质平房，就是家锋的家，他父亲时常在房门口的排水沟岸上磨豆子、烧豆浆、浇卤水、压豆腐，成品后用三轮车驮着四处叫卖。我至今仍能忆起黄老伯的吆喝声，浑厚响亮，尾腔拖得长长的：豆腐哦……苏东坡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末句说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意思是人生路终归要走，哪管是风是雨还是晴，这阙词还有一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大意是着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过一生。黄老伯做豆腐卖豆腐同样也无风雨也无晴，日日风雪夜归人般而毫无怨言，从未见到黄老伯跟家人发过脾气，一家几口挤在窄巷的陋室和睦睦过日子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颜回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，家锋身处蓬室也一样不改其乐，安得下心来精进学业，有一阵他借住巷尾他家隔壁的小工厂宿舍，单人独间愈发潜心功课，隔几年顺利考上大学，毕业回县城时我去找过他一次，在养活他们一家的豆腐小作坊边相见话温凉，寒暄叙冷暖。我们还到小工厂走了会儿，厂区一株不知名的树浓荫蔽天，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。应该是千禧年，岁在庚辰，那是最后一次与家锋见面，没多久桃源路全拆了，蝉声犹鸣时黄老伯举家搬迁，我跟家锋断了联络。回首往事，残存的记忆少得可怜，印象最深的是他跟我谈论流行歌手，他喜欢李春波，找我借过李春波的《小芳》。

李春波的《小芳》是1993年6月发行的，黄老伯做豆腐买卖更早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了。人生载沉载浮几十年，我身边旧雨新知来来往往，有些甚至已经音讯全无，同家锋也有二十几年未再重逢，日月其除，一晃今年立冬都过了，立冬一过岁将阑，转眼又一年时光要把人抛，家锋兄，别来无恙！

